

YING ZHAO NÜ LANG ZHI LEI



应召女郎之泪

章以武



章以武

应召女郎之泪

应召女郎之泪

章以武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梅 县 市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 印张 1 插页 180,000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100册

书号 10261·702 定价 1.55元

殷勤为折一枝归

——章以武小说集《应召女郎之泪》序

黄培亮

“黄花漠漠弄秋晖，无数蜜蜂花上飞。不忍独醒孤尔去，殷勤为折一枝归。”岭东画家陈政明据王安石菊花诗意，作《采菊图》赠我，图中画一少女怀着喜悦的心情，沉醉于菊花丛中，她手中采摘的那枝菊花，引来了无数的蜜蜂，“嗡嗡”之声，似在耳际。每读此画，都引起我金秋赏菊时的一番情意来。蜜蜂采花，是为了酿蜜，少女采菊，是为了不辜负大好时光，把生活打扮得更美好。因此，当章以武同志把他的小说集《应召女郎之泪》初选稿交给我时，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幅《采菊图》，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他那种“殷勤为折一枝归”的创作精神来了。

章以武原籍上海，一九五七年进华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学和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五、六十年代，他就开始业余创作。那个时期，由于受到“左”的偏向的干扰，他

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坚持业余写作的知识分子，往往遭到很不公正的对待。就拿章以武来说吧，那个时期他刚在文学的道路上探索，就不断地遭到非议，指责，什么不务正业啦，走白专道路啦，名利思想啦等等，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甚至在团内还受到警告处分。不要说创作自由，就是坚持业余写作，也并不容易。但是他终于坚持下来了。如果对章以武的生活、创作道路，作个粗略的划分，大抵可分为两个阶段：“文革”前他作为青年文学爱好者，凭藉一股创作热情，在生活和创作道路上奋进、摸索，学习写诗歌、散文、小说、评论以及儿童文学作品。这个时期，对他来说，是打基础的阶段，作品常流于粗疏、平直，创作上还不成熟，较少突出的作品，所以在这个集子里，他没有收入前期的作品。“文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作品，无论是选材，开掘主题，塑造人物形象以及艺术表现手法，都渐趋成熟，且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比如八〇年发表在《作品》月刊上的《在彩色电视机里》（《小说月报》于同年转载，后改名《应召女郎之泪》），锋芒初试，应该说是他创作上开始突破的一个转折点。一九八三年与黄锦鸿合作的中篇小说《“雅马哈”鱼档》，获首届《花城》文学奖，开始引起了文艺界注意。创作的因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是如果没有前期那种拼搏的精神，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要使自己的创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质”的“突破”，那是不可想象的。那么，“突破”的成因在哪里？我以为应该归功于作者的勤奋。人们常说“勤奋出天才”。“天才”不过是夸大的形容词。对章以

武来说，“勤奋”意味着无数次摸索、挫折，不间断的创作实践。他前期的创作，就是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勤奋地耕耘着；“文革”以后，创作环境虽有所改观，但他在学院负担的教学任务并不轻，家务也不少，只有尽量挤时间，才能坚持业余写作。他曾对我讲述过《“雅马哈”鱼档》的创作过程：他有许多学生在市里各行各业工作，许多是个体户。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访问他们。《鱼档》的人物，素材，大都来自生活原型。完成初稿后，刚好他的爱人急病住院开刀，他来不及将作品修改，就把初稿和修改方案告诉黄锦鸿，最后两人共同合作完成了修改稿。章以武说：“这是与我的学生黄锦鸿精诚合作的结果。”可以设想，他如果没有那一股拼搏精神，付出巨大的劳动，使作品达到一定的水平，要想在创作上“为折一枝归”，根本是不可能的。近几年来，章以武的创作无论从数量、质量上看，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与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

二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生活的“点”和“面”。如何做到“点”、“面”结合，在生活的海洋中不断积聚素材，提炼主题，进而通过艺术形象更集中、概括地展示现实生活，是业余作者经常碰到的主要问题。在与业余作者交谈中，他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圈子中，看到的就是这点东西了，要构思成一篇作品多难呀！有些在工厂生活的同志说：我整天面对的都是机器、生产，枯燥无味，难以激发创作的灵

感。因而把“难产”的原因，往往归结为缺乏艺术技巧，似乎有了技巧，作品就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其实这是片面的看法。我们承认技巧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如果生活底子薄，又不善于观察、感受生活中的问题，即使掌握了一定的技巧，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引用过巴金的一段经验谈，这里不妨再引述一下。巴金曾经提出过“无技巧”的说法，他说他常常被生活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激动得非一口气把他们写下来不可，往往没有时间考虑技巧的问题。这说明巴金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是非常深刻的，下笔之前已经“成竹在胸”，生活和艺术已经达到融为一体境界了。因此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从收入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来看，我以为章以武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是比较敏锐的。他生活的“点”在学院里，接触的人大都是学生、教师。但他不把自己的生活面局限在这一“点”上，更不满足于这一“点”上的生活，而把“点”与整个社会生活面结合起来，进行“点”“面”结合的观察、感受、体验、分析，敏锐地发现、挖掘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追踪时代生活的轨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新事物，令他振奋，迫使他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进行冷静的思索和判断。比如他访问一些过去的学生时，发现有些曾经是派出所挂了号的、进过拘留所的学生，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他们无论在物质、精神面貌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透过这一表面现象，他发现了在社会变革中人的价值的问题，因而触发他构思《鱼档》这篇小说。

他说创作思想明确了，无论是初稿还是修改稿（包括改编成电影剧本），都写得很快，很顺手。如果他不是比较敏锐地感受到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即使艺术表现技巧再高明，恐怕也难于准确地展示体制改革中这种巨大的变化。我们曾经听说过某些作家对农村的体制改革一时想不通，思想上产生抵触情绪，结果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想通了，观念明确了，与时代同步了，情况就大不一样。可见夸大艺术技巧的作用是不适当的。城市生活的变革，并不是某些人的个别行动，更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的产物。这个大变革，来自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到广州，她来自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先走一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所以广州的城市生活，有她自己独特的地方。在构思《鱼档》时，由于作者紧紧地把握住这个大的时代脉搏，把活跃在广州街头的这些“街边仔”、“街边女”放到龙珠街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去，塑造出一批各具特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这样，作者在作品中提供给读者的，就不是表面现象的罗列，更不是政策、概念的图解，而是寓事物本质于现象之中；他不仅写出了人物“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作品中的人物就不是任人驱使的一具躯壳，而是血肉丰富的“这一个”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以为，这个“高”，在于作者观察和感受生活的敏锐度。对生活感受缺乏敏锐度，“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当然不可能在生活中发现新问题，更谈不上去艺术地反映生活了。章以武比较熟悉他作品中的人物，透过这些人物，敏锐

地发掘出人物行动的社会内涵，因而他的作品都在不同的程度，触及到某些社会问题，时代气息也比较浓烈。这种“点”“面”结合观察、感受生活的方式方法，能触发作者举一反三，开阔视野，站得高，看得远，对磨练作者感受生活的能力，很有好处。章以武的创作之所以有长足的进步，取得一定成绩，我想除了他的勤奋之外，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

三

章以武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广州当代的生活，这与他的生活面是很有关系的。体制改革，促使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他近几年来的写作题材，大都集中在城市变革上。如《应召女郎之泪》，反映了广州对外开放、贸易交往中城市生活出现的新问题，并展示了香港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相思鸟》描写了台湾同胞思念祖国的情怀。《乔迁之喜》反映了打倒“四人帮”后知识分子焕发了青春以及人际关系从紧张变成和睦相处。《“雅马哈”鱼档》反映了社会的变革，必然导致人的思想的转变。这些变化，都是与城市生活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作品也都在不同的程度反映了八十年代广州这个开放城市的社会风貌。章以武在一次“文学与改革”研讨会上，介绍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激动地说：“广州太美了，太有色彩了，可写的题材太多了，我要努力把广州的特色和味道写出来！”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创作是有所追求的，主要表现在他比较注意作品的地方特色，特别是《鱼档》这部中篇，表现得尤为突出，南国都市的色彩很浓。

烈，很多同志在评论《鱼档》时，都称赞这部作品是一幅当代南国城市的市井风俗画，我很赞同这种看法。作家的创作风格，往往从作品的地方特色体现出来，有成就的作家，大都比较注意作品的地方特色。章以武有意识地向这方面努力，相信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雅马哈”鱼档》这部中篇，作者已经改编成电影剧本，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放映后获得各方面的好评。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结合作者的创作实际，谈了如上几点不成熟的体会，就权当集子的序吧！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日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中短篇小说二十篇。

作者以充满感情色彩的笔触，着力描绘了南国大都市的当代生活风俗画，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有曾经迷恋过舞蹈艺术，后只身出到香港被迫走上应召女郎之路的姑娘，有耿直用功而傻头傻脑却获得“校花”爱情的大学生，有眷眷不忘故国故土的海外赤子，也有忠于职守，甘心当城市交响乐指挥的民警……

获奖小说《雅马哈渔档》通过失足青年阿龙与恋人珠珠的爱情波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改革中的城市生活，其浓郁的南国风土人情，热气腾腾的生活景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作品文笔流畅、清新，字里行间常常透出幽默、诙谐。

目 录

- 1 应召女郎之泪
- 14 小阁楼
- 20 乔迁之喜
- 31 冰箱啊，冰箱
- 40 奖金问题
- 46 金陵雨丝丝
- 57 傻有傻福
- 68 客从远方来
- 84 荧光屏的诱惑
- 95 民警和诗
- 105 作家梦
- 114 邢编辑轶事
- 129 “邮递马车”

- 143 “贝多芬”传奇
150 玉兰树下
156 一只石榴
160 “雅马哈”鱼档
234 爱的结构

应召女郎之泪

云泉山庄，座落在近郊白云山下，里边缘树成荫，繁花铺锦，亭台馆舍，错落有致地掩映其中，鹅卵小径蜿蜒向前。加上初夏薰风，夹一股不知名的芬芳向你鼻子袭来，真使人有置身世外仙境之感。我是来这个高级宾馆赴宴的，而宴会的主人是香港来的表姐李云娟。

乍一眼看去，我真不敢认了。她原来是一个身子苗条的少女，几年不见，如今已变成体态丰盈的少妇了。她穿一身熠熠放光紫花点的连衣裙，长垂过肩的卷发，轻柔地贴在象牙般细嫩的脖子上，潇洒地站在客厅的玻璃门前，招呼着前来的客人，嘴里，吐出一串串银铃似的笑声。她一见了我，双手搭住我的肩膀，轻轻推着我在原地转了一圈：“哎哟，女大十八变，瞧你出落得多迷人，在香港简直可以参加美女竞选！来来来，让我详细介绍！”不出我分辨，她喜盈盈地攀

着我进了宴会厅：“诸位，这是我的表妹，舞蹈学校的高材生，未来的舞蹈家，一颗即将升起的明星，明星！”她一时找不到动听的字眼，停了一会，会说话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了转，突然象发现金矿似的叫了起来：“看她打扮的……可真象西子湖，浓妆淡抹总相宜呀！”她的话刚落音，周围就响起了劈里啪啦的掌声，弄得我尴尬极了，脸热得灼痛。这时，我才看到一个五十上下，面色黑里透红的穿西装的男人，气度不凡地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抽雪茄。他金丝边眼镜里那对龙眼核般的眼睛，就象珠宝商发现一颗稀有珍珠似地盯着我。表姐一阵轻风般飘到他面前，一手夺过他手中的雪茄，娇声说：“大菩萨，我可把你的‘枪’缴了，多呛人哪！你也真是，今天亲友欢聚一道，你污染空气作兴吗？”“好好好，遵命！”我听了不觉嗤地笑出声来，心想，这一定是怕老婆的表姐夫了。从年龄看，这一对相差总有二十多岁，不过在香港社会年轻女人嫁个有钱的阔佬也是不足为奇的。大家谦让，寒暄了一阵，宴会开始了，当中上了一道“百鸟朝凤”，其实就是鸡，不过用苹果、红萝卜雕成许多五颜六色的羽毛、花纹就是了。表姐说：“这是我们太平洋轮船公司王总经理亲自点的菜，表示吉祥如意，发财兴隆，来来来，请赏光！”王总经理听了十分得意，团团圆脸上笑成一朵花，翻起西装袖管，夹了一块鸡肉放在表姐的碟子里：“好，第一筷，先敬我们宴会的主人，美丽的皇后陛下！”我听了有点起鸡皮疙瘩，这对夫妻可真会“做戏”，也许，外边的洋习惯就是这样的吧。我听我妈妈讲，表姐前几年跟表姑一起到了香港，开始：

在衬衫厂做工，后来嫌累，加上她长得标致出众，音质甜美清脆，噢，她曾在这里的歌舞团当过一年歌队学员，有点声乐基础，于是，就去当了歌女。听说还红过一时，不少男人围着她转哩。后来又说嗓子倒了，不唱了，干别的了，干什么具体工作我们也不晓得，也不便多问，反正日子过得相当阔绰，进进出出都是小轿车，大概就是找到了这么个王总经理的缘故吧。现在，大家在几番浅酌之后，个个面带桃红，唇沾油腻。服务员端来了一盘盘洒着香水的毛巾，大家慢条斯理地抹着，相互客套了几句也就散席了。表姐让我去她的卧室叙叙旧。这时，王总经理走过来了，神态做作了些，彬彬有礼，轻言慢语地对表姐道：“我去探一位朋友，今晚迟点回来，晚安！”然后，转过脸笑容可掬地对我说：“表妹妹，你们多年不见，替我陪陪你表姐啦！”旋即凸起肚皮走了。

柔和的灯光，映在浅蓝的白抽纱的窗帘上，卧室内显得格外的温馨宁静。表姐换了一身奶黄色绣花的绸睡衣，着一对皮拖鞋，懒洋洋地坐在藤椅上，手心托着线条分明的下巴，水灵灵的眼睛瞅着我。她的样子多么俏丽，只是眼窝上印着淡淡的黑圈，许是回广州后应酬多，睡眠不够的原因吧。话题很快就转到舞蹈上了。

“你学民间舞呢还是芭蕾？”

“学民间舞。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光广东就有黎族、瑶族等等，民间舞语汇可丰富了。”

“我真羡慕死你了，你的理想和现实多么和谐一致！”停了停，她忽然“嗳”的一声，“糟糕！”

“怎么了?”

“我替你带了一双芭蕾舞鞋来，恐怕你用处不多了。”她立起身，从皮包里拿出一双十分精致的芭蕾舞鞋来，“穿穿看，合脚吗？表姐算没有这种福气了！”音调里流露着一点感伤成份。我不好意思地接过鞋说：“行的，大小也合适。”“那就好，来，试试脚，转个动作让你表姐高兴高兴。”我不好扫她的兴，就穿起鞋，做了两个芭蕾动作。不料她看了欢喜得直摇我的身子说：“好妹子，你跳得真美，你让我回忆起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了！”表姐的口气好象她已经是七老八十的人了。

“记得吗？七年前，我参加这里歌舞团的招生考试，那时，你还是个小学生，你说什么也要跟我去开开眼界，替我拎着格子两用衫，蹲在一边为我壮胆。我跳了一个抖动肩膀的蒙古舞，监考人说跳得挺有边塞的味儿，可一让我跳芭蕾片断时，我傻眼了，我岁数大了点，骨头硬，脚一踮起来就晃动。想不到他们让我唱一支歌，我唱了一个《让青春变得更美丽》，不唱还好，一唱可让我心烦了好多年！”

是的，表姐意外地让歌舞团的歌队看中了，说她嗓子的本钱厚，可以培养成一个出色的抒情女高音，于是，她就在那里当了学员。谁知一年后，表姑丈在香港去世了，表姑带她去奔丧，以后，也就留在那里了，也同时中断了她酷爱的艺术活动，照表姐的话说：第二生命给报销了。

“到了香港后，我对声乐仍不能忘情，我觉得世上唯有艺术的女神最高洁，最神圣。我一直‘咿咿呀呀’地坚持练声。对了，记起来了，我在香港还开过一次独唱音乐会哩！”